

北齊彩繪盧舍那佛法界人中像

／宮德杰

一、引言

近年來，山東在古青州地區即青州、臨朐、諸城、廣饒、博興、惠民等地出土了數批佛教造像，這些造像主要為北朝的作品，由於雕刻的工藝精湛，造型優美，古青州地區的佛教造像很快地便吸引了人們關注的眼光。

在古青州出土的佛教造像中，北齊（五五〇—五七七）的數量眾多，而且樣貌也最多。



圖一 盧舍那佛正面像

以佛像為例，此時佛像袈裟樣式變化多端，通肩式、右袒式、褒衣博帶式無一不包，而衣紋表現或為凸棱、或為陰刻，有的甚至於完全沒有衣紋的表現，手法靈活。在古青州出土的這些北齊佛像中尤引人注意的是在少數身著通肩式袈裟，且身上並無衣紋表現的佛像上，彩繪著天人、佛說法圖、人物、地獄、畜生等圖樣，這種作品即是與《華嚴經》息息相關的「盧舍那佛法界人中像」。

雖然華嚴系的經典早在漢末即已傳入我國，可是直到東晉佛陀跋陀羅（三五九—四二九）翻譯六十卷《大方廣華嚴經》以後始奠定我國華嚴思想發展的基礎。北魏永平元年（五〇八），華嚴經系的《十地經論》譯出時，宣武帝還曾親臨譯場恭對筆受。北齊文宣帝高洋也曾親書《華嚴齋記》一卷。在北朝帝王的支援下，華嚴思想在北方迅速推展開來。北齊鄴都附近南響堂山第一窟內明窗下方發現《大方廣華嚴經》的刻經，小南海中洞的窟外也發現《華嚴經偈贊》的題刻，足證北齊時期華嚴信



圖三 盧舍那佛背側身像



圖二 盧舍那佛頭像

仰流行。在這種背景下，信徒對華嚴教主盧舍那佛想必相當崇信，因此北齊時期出現法界人中像就不足為怪了。

據筆者所知，目前古青州地區發現的北齊法界人中像有五件之多，其中台灣震旦文教基金會所藏的一件和青州龍興寺出土的三件皆已公佈，而臨朐縣博物館所藏的一件卻鮮為人知。本文將結合其他各地收藏的法界人中像，對臨朐這件保存良好，繪製精美的作品作一簡要的分析與介紹。

二、作品介紹

臨朐藏編號為SLF630的盧舍那佛法界人中像，頸部斷裂，足腕以下殘去，殘高四十四公分（圖一）。佛波髮矮髻，面型方圓，目微閉，黑眉毛，窄鼻翼，繪黑色小「八」字鬚鬚，唇塗朱紅（圖二）。圓肩，隆胸，腹部微凸，形體健壯。內著石綠色衣裙，外著通肩式貼體袈裟，下擺呈弧形，衣紋簡單。右臂垂於體側，肘微曲，右手拇指與食指捏袈裟邊緣。左臂曲肘上舉，前臂與手皆殘去。該像的裸露部分，如臉、頸、手及胸部裸露處皆貼金，貼金脫落較重。其朱紅色袈裟用貼金及石綠色繪出大豎長方格，每一方格上下兩端的橫條帶，與相鄰兩行方格上下兩端的橫條帶互相錯開。袈裟正面為寬條帶貼金框，背面為窄貼金夾石綠色條帶框（圖三），方格內繪佛教故事圖（圖四）。造像全身共有三十一個方格，其中正



圖四 盧舍那佛正面身膝下部分

面、右側身面框格內圖案保存較好，背面、左側身面框格內圖案保存較差（圖五）。現選取部分畫面較清晰者，作簡要描述，並與其他各地盧舍那佛法界人中像中的相同或相似圖案，試作對比、分析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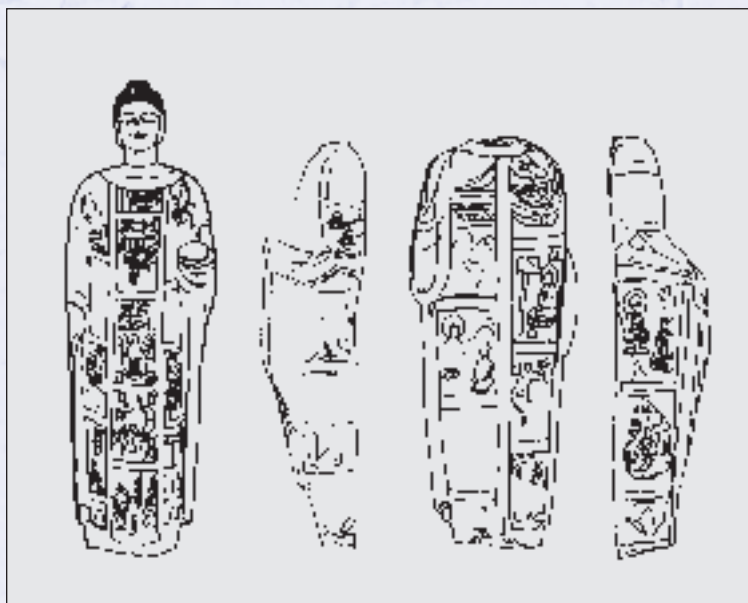
造像正面身（袈裟前襟）用較寬的貼金條帶分成三行豎框格，中間格自上而下：

(1)、第一框格（位於胸上部位），繪一面向右側折腰的飛天，白、紅色的長裙衣帶向上飄起，整個身體呈U形。

(2)、第二框格（位於胸部及腹上部位），畫面前為巨形梁柱，上有蛟龍盤繞，蛟龍局部殘留貼金。柱之上似門樓，門樓後繪有庭院，庭院深處為樓閣，此畫面當為天宮圖，畫法略顯隨意（圖六）。以具象的手法來表示切利天宮。巨形梁柱有蛟龍盤繞，與美國堪薩斯市（Kansas City）Sickman 氏收藏的一尊北齊金銅



圖六 盧舍那佛正面身第二框格 天宮圖



圖五 盧舍那佛法界人中像正、背、側面線描圖

立佛相比（註一），均在胸前表現切利天宮以代表天界，只不過臨胸造像表現的更具體一些。另一點相似的地方是美國 Sickman 氏收藏的造像，宮殿為糾纏的蛟龍用頭頂拱托天宮，腹前蕩漾的水波象徵香水海，而 SLEGO 像，蛟龍盤繞的柱下彩繪脫落，是否為香水海，不得而知。有兩幅相似的表述切利天宮的圖案，可以看出創作者是依據相同的經文內容，而用具體的手法進行創作的。

(3)、第三框格（位於腹下膝上部位），該框格上部繪兩人，皆身著寬袖長袍，有圓形項光，席地跪姿對坐。兩人唇均塗紅，左側人物蓄濃密黑髮。其下，兩人下方中心位置繪一體態健碩、呈正面立姿的馬，立於淺黃色大覆蓮座上。兩側各有一手扶馬的胡人，兩胡人，上著白色長袍，腰繫帶，下穿土黃色馬褲，足蹬黑色皮靴（圖七）。該框格內較為顯眼的是圖畫中間的一匹肥碩的馬。與此圖相近的還有美



圖七 盧舍那佛正面身第三框格觀馬圖

國弗利爾美術館藏的一件隋至初唐的盧舍那佛法界人中像，該像腹部第四層中央也有一馬（註二）。由此可見馬在法界人中像裡面是有一定寓意的。

(4)、正面中間第四框（位於造像膝部）。繪一舞樂場面，畫面由五人組成，中間一人著黑色長袖上衣，足蹬黑色尖頭靴，一腿提起，一足著地，作西域舞蹈狀。其右上部繪一頭戴黑紗高冠，唇塗朱紅，身著土黃色胡服，腰間繫帶，懷抱琵琶的樂師；其左上部繪一頭帶淺黃色高冠，著白色胡服腰間繫帶，足穿黑色皮靴，雙手捧金色笙的樂師。兩樂師作演奏狀。舞者左右下側各有一人，均頭戴黑紗高冠，身著白色胡服，雙手抱於胸前，跪姿相對，似為觀賞者（圖八）。(3)、(4)兩格內描繪了人世間的一些生活場景，如：交談、觀馬、奏樂、舞蹈、觀賞等。值得注意的是，從觀馬圖到舞蹈圖中的人物，著胡服的「胡人」占了多數，北



圖八 正面身第四框格 舞、樂圖

齊最高統治者優處諸胡，而諸胡或以商賈，或以歌舞技藝來中原謀生。近年來發現的青州北齊石室墓線刻畫像上的商賈圖（註三），臨朐崔芬墓壁畫中的「胡旋舞」圖等資料（註四），都從不同側面反映了北齊時期青州胡人的活動情況。

(5)、正面中間第五框（位於膝下部），畫面中間及右上部漫漶不清，所繪內容當為地獄場景。畫面有四個人物組成，左側和右側下半部繪二獸首人身像，中間有一木樁，上捆一人，左上角還有一人。二獸首人身像，身形肥碩高大，頭部有兩隻長角，大眼長嘴，形似牛頭。左側者身著淺褐色寬肥大袍，手持棍棒站立；右側的上身赤裸，肌肉發達，雙手抱於胸前，半蹲曲狀，臀部繫有白色窄條帶，雙腿赤裸，全身裸露部分均為淺黃色。兩像目視被困於木



圖九 正面身第五框格 地獄圖

樁上的人（圖九）。該畫面對地獄的描繪十分生動，地獄一詞是梵文的意譯，是只有諸苦而沒有快樂的地下牢獄，在這裡「罪人遍滿，牛頭惡眼，獄卒凶牙，長叉柱肋，肝心確搗，猛火逼身，肌膚淨盡……」。如斯之苦何可言念」（註五）。畫面中牛頭馬面的獸首人身像以及捆於立柱上受懲罰的人等恰是上述文字中描繪的場景。正面的五格圖案分別表現了「天界、人間、地獄」。敦煌四二八窟北周盧舍那佛壁畫，則在其正面繪出了天、阿修羅、人、畜生、餓鬼、地獄六道。臨朐S11630盧舍那佛正面所描繪的這些畫面，依據的同樣是《華嚴經》「入法界品」而來，但在描繪「六道輪迴」上只重點突出了「天界、人間、地獄」三部分。「六道輪迴」和「因果報應」都是佛教中常用的理論。佛教在時間上分為過去、現在和未來三世，並認為一切眾生的輪迴總是在「三世」中往復，佛教注重今世的修煉換回來世的幸福。今生的苦難皆是上世業行造成的惡果報應。

(6)、正面右側第一格，位於胸右側，畫面大部脫落，僅在偏下部位，殘留一黃膚色的俯身仰首作飛翔狀的羽獸畫像。

(7)、正面右側第三框格位於腰部以下，膝以上部位，畫面脫落嚴重，隱約可見一著寬衣肥裙的坐姿狀佛像。

(8)、正面右側第四框格，位於右側膝以下部位。該圖繪有兩個人物，右上側，為一身著

淺黃色衣衫的跪坐姿菩薩像，菩薩頭飾圓形項光，面型方圓豐潤，高鼻小嘴，唇塗朱紅，黑髮自額部下垂至腮再向上翻卷，細頸寬肩，右臂前伸，呈五指張開狀。左下側，有一跪姿的人物，該人頭上有三隻豎起的小髮辮。上身穿雙領低垂的白短褂，內著衫襦，下著短裙，衣裙上殘留孔雀綠色。其左側身與上述菩薩相對，面向前方，此人應為朝拜者，其前面有放在地上的三枚蓮苞，面對的當為佛陀，但佛陀畫面未作表現（圖一〇）。

(9)、正面左側第一格，位於胸左部位，畫面脫落嚴重，僅殘留一半身人像，人物黑髮下披，高鼻，細目長眉，面相慈祥。著雙領下垂式衣衫，內著衫襦。人物面部、衣飾為膚黃色，局部殘留孔雀綠色。人像周圍繪祥雲三朵（圖一一）。聯繫正面右側肩部羽獸位置，及正面左側殘留人物位置神態看，左右兩肩部所繪



圖一〇 正面右側第四框格 朝拜圖

內容，當分別為太陽神和月亮神，他們乘羽獸所拉的車，以此來代表肩有日天、月天之意。與該像相似的是河南高寒寺法界像（該像現僅存拓片）（註六），肩部以牛車馬車來表示太陽車與月亮車，以表示肩有日天、月天。還有前述美國堪薩斯市，私人收藏的那尊北齊立佛，在左肩有彎月，右肩有日輪。說明這一模式畫



圖一一 正面左側第一框格 人物圖

像在北齊時期還是較多見的。

(10)、正面左側第三格位於左膝以上部位，畫面中心繪一人物，頭戴黑色尖頂帽，帽後露出黑髮，高鼻細目，唇塗朱。頸粗短，著袒胸衣衫。上身前傾，作回首奔跑狀，在人物頭部



圖一二 正面左側第三框格 人物圖



圖一三 右側身第三框格 朝拜圖

上方及身側隨意繪出似獸頭的一組線條，獸頭上部及人物下部分別飾有不規則的貼金飾塊（圖一一）。

(11)、造像右側身第三框格，位於右肘下，膝上部位。框右上側繪一坐姿菩薩，結跏趺坐於束腰形須彌座上，菩薩頂為黑色高肉髻，面型方圓豐潤。身著白色寬肥袈裟，內著紅色衫襦，雙手抱於腹前，以作禪定印。頭光為尖桃形，分內外兩層，內層為圓形，內層與外層桃形輪廓之間繪火焰紋。面部、頸部及所有裸露部分為膚黃色。左上側為山峰，或為須彌山。右下側一圖案脫落，漫漶不清。左下側繪一面部肥胖，髮上束髻，身著寬肥長袖大袍，雙手合掌於胸前，作跪姿的侍佛人像（圖一二）。需注意的是侍佛人面向前方並未對著須彌座上的菩薩，說明該畫面同(8)正面右側第四框格一樣屬朝拜圖像的一部分，侍佛人面對的應是佛陀，只是限於畫面未畫出，菩薩則屬旁列。

(12)、造像右側身第四框格，位於膝下足上部位。該框脫落較重，圖案為一身著寬肥袈裟，結跏趺坐的坐佛，佛頭模糊，佛背後有尖桃形火焰紋大背光（圖一四）。

(13)、造像左側第二框格，位於肘下腕上部位。圖案為兩個帶蓮杆的覆蓮座上放有二枚摩尼寶珠（圖五，佛像左側身）。

(14)、背部右側第二框格，框格左側繪一人物，黑髮束為高髻，飾尖桃形項光，面部豐滿，濃眉大眼，黃褐色面皮。著白色寬鬆肥



圖一四 右側身第四框格 坐禪圖



圖一五 背部右側第二框格 樹下坐禪圖

袍，結跏趺坐於覆蓮座上。人物面前為綠樹兩株，細高深褐色樹幹，綠色傘狀大樹冠，互相交錯。畫面脫落較重，似描述佛陀於雙樹下坐禪（圖一五）。

(15)、背部右側第三框格，位於腰下部位。

主要畫面漫漶難辨，框格下部殘留一人物，赤腳裸腿。膝部以上脫落嚴重，似側面身，人物似頭戴草帽。

(16)、背部右側第四框格，位於膝下部位。畫面脫落嚴重，僅殘存一站立的人物，頭戴冠，面部豐滿，著低領衣衫，衣冠及面部均為土黃色（圖五，佛像背面）。

(17)、背部左側第一格，位於左肩胛部位。畫面脫落嚴重，僅殘存一朵流雲。

(18)、背部左側第二格，位於腰上部位，畫面脫落嚴重，僅殘存兩山巒或為須彌山（圖五佛像背面）。

(19)、背部左側第三框格，位於腰下膝上部位，圖案脫落較重，框格右上側繪佛像一尊，佛頭飾圓形項光，隱約可見較矮的黑色肉髻（面部及頭光局部脫落）面相方圓豐潤，唇塗朱，面帶微笑，頭略低俯，下視侍佛者。佛像衣飾大部脫落，從殘留佛衣看，似內著衫襦，外披寬肥的帶黑色線紋的紅色袈裟，結跏趺坐於淺黃色覆蓮座上，袈裟下裾垂於覆蓮座前，形成多重衣褶。框格左下側繪一跪姿的侍佛者，面向佛陀。侍佛者頭戴高冠，面型方圓，著寬肥衣衫。衣冠以及面部均為黃褐色（圖五，佛像背面）。

由上述法界諸像的繪畫內容，可以看出 SLEFGO 法界人中像特點明顯，如表現輪迴，是在正面身袈裟框格中，以具象的手法繪出天界、人間、地獄三幅畫面，不同於高寒寺北齊

法界像浮雕出六道圖；表現佛陀、菩薩或侍佛者，僅一至二像。沒有青州博物館藏法界像中頗為宏大的說法場面（註七），也不見諸城的一佛二脇侍畫像，和突出表現的須彌山等內容（註八）。與臺灣震旦文教基金會藏法界人中像相比（註九），雖然同在袈裟自然田相框格中作畫，形式上相同，內容上卻不盡相同。其自身的風格特點還是較為突出的。

三、結論

從前述盧舍那佛法界人中像看，不論在內容、形式、和繪畫上都有其自身的特點，就像這時期的造像一樣其繪畫藝術亦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古青州地區北齊造像以其細膩的雕造，薄衣透體的衣飾，使得造像無論面部表情，還是身體輪廓，都有一種活靈活現的真人感受，寫實效果極佳，甚至可以透過薄薄的緊貼肌膚的佛衣，感覺到肌膚的存在，還有其富於創新的衣飾造型，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使得這些作品不僅僅是宗教崇拜偶像，更是一件件精美絕倫的雕塑藝術品。而盧舍那佛法界人中像恰好是在這類寫實性極強的雕塑藝術品上彩繪而成，精美的繪畫使得造像更加光彩奪目。

這件法界人中像袈裟框格內的法界諸像，在繪畫形式和內容上，也是頗具特色極富創新的。其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表現內容的自由性。同其他地區發現的

法界像相比，臨朐法界像所表現的內容，特別是在表現輪迴上不拘一格，只繪出了天界、人間、地獄三部分內容。

2. 具體形象的彩繪圖案。在表現手法上，普遍以彩繪具體形象的圖案為特點，如：天界的天宮、人間的舞蹈、地獄的牛頭馬面小鬼，以及侍佛、朝拜場面等。

3. 精湛的繪畫藝術與貼金工藝。臨朐法界人中像中的每一幅畫面，幾乎都精工細作，其刻劃的人物栩栩如生，有的甚至毫髮畢顯，多數畫面以線描、彩繪、暈染與貼金相結合，使得畫面更加完美精緻。

註釋：

- 一、李玉珉《法界人中像》，《故宮文物月刊》一九九三年四期。
- 二、同註一。
- 三、夏名采《益都北齊石室墓線刻畫像》，《文物》一九八五年十期。
- 四、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東臨朐北齊崔芬壁畫臺》，《文物》二〇〇二年第四期。
- 五、《法苑珠林》卷七。
- 六、同註一。
- 七、青州市博物館《青州龍興寺佛教造像藝術》，山東美術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 八、杜在忠、韓崗《山東諸城佛教石造像》，《考古學報》一九九四第一期。
- 九、楊泓《關於南北朝時青州考古的思考》，一九九〇年一期。